

折光

雨时如月



百花洲创作丛书

Jno 7.7
4831

百花洲创作丛书



折

光

雨时如月



10020246

江西人民出版社

8500843

折 光

雨时 如月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7 字数 120 千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江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300

统一书号: 10110·310

定价: 0.64 元

目 录

序	俞 林	1
静静的 2—4 单元		5
蛮 荒		41
折 光		69
远去的列车		99
心 律		123
乳 汁		138

序

俞 林

我认识雨时，是在前年的一个创作会议上。人们告诉我，雨时和他的妻子如月合写的小说，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是我省新“冒”出来的作者。我连忙打量起这个默默地坐在屋角的年轻人，清瘦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但眼镜后面那双眼睛却发射出沉着、冷静和期待的目光，看来，他已不是一个刚走进社会的小青年，生活的磨练已经在他的眉宇间留下了痕迹。后来，我知道，他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

如月，我是以后认识的。那时，我已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如月是某文工团的演员，他们有一篇小说就是描写演员生活的，我总把作品中的演员和如月联系起来，可是，我看到的如月却与我想象的不同。原来她是那样稳重、大方，和雨时一样，也是一位有不少生活阅历的人。

文如其人，他们的作品说明着他们对生活的理

解和评价，说明着他们的思想、感情、理想和追求。读他们的作品时，我时时掩卷深思，那个平静的2—4单元的四家和睦的邻居，为什么一下子卷入矛盾的旋涡呢？这只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吗？你能不去思索使这些普通的工人、干部突然激忿起来，仇恨起来的真正原因吗？为什么一个充满了纯真的良知和对于人类不公平的裁判表示蔑视的年轻人，一个敢于为自己优秀的教师被错打成右派喊出一声“不！”的人，就从此走上坎坷的人生道路呢？他为此不能升大学，但在生产实践中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写出了有价值的论文。可是为什么仅仅因为他没有大学学历，连个技术员的职称都评不上，而那位经验、理论远不如他的女大学生（她由衷地尊他为自己的老师）却稳稳当当地评为技术员呢？为什么象汪局长这样一位有魄力、有才干的优秀的领导干部也会对一位有真才实学、对祖国铁路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专家、梅总工程师理解得那样晚，使他深感内疚呢？为什么一个擅长古典舞蹈，十九岁时剑舞就受到舞蹈界重视的丹萍，却要丢掉自己的特长，去取代那位受过严格的芭蕾舞基本功训练，以表演风格严谨、细腻、富于诗意著称的演员，去跳自己并不擅长的芭蕾舞呢？为什么她的丈夫，一个研究古建筑的专家，却只能在工地上照顾一台卷扬机，每天还要买菜、做饭，送孩子上幼儿园，过

着母系家庭的生活呢？当然，夫妻生活的这种颠倒发生在十年浩劫时期，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后，他们又怎样找到自己新的立脚点，为新的生活而献身呢？这不很值得人们深思吗？这样的“为什么？”在他们的小说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作者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矛盾、问题，而是对它们有着自己的发现、开掘和见解。这正是他们的小说有深度的主要原因。

雨时、如月小说的动人之处，还不仅在于他们正视现实，而更在于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念。他们对生活的反面现象从来不做消极的埋怨和哀叹，作者总是以满腔的热情描绘出那些身处逆境的人有着怎样美好的心灵。困难和挫折并没有消磨掉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他们就象小说人物之一何求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是吃祖国的乳汁长大的，他们立志把自己的汗，自己的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的知识，奉献给祖国——自己的母亲，即使那些有某些弱点、但本质是好的人物，作者也尽量挖掘出他们精神上的积极方面，他们并没有、也不会长时期处于心灵里蛮荒一片的境地。他们在思索，在前进，在净化自己被十年内乱扭曲了的灵魂。因此，雨时、如月的小说，虽然把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不公允的现象毫无隐讳地提到读者面前，但你读后却不会有消沉

之感，相反的，你会得到一种鼓舞，一种信心，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正是当前生活的真实表现。不是吗？我们有着美好的前途，崇高的理想，但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阻力。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但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是庸人，是市侩；但粉饰太平，闭眼不看现实的困难和没有排除困难前进的决心，那也是庸人，是自欺欺人的空谈家。

两位作者还很年轻。这个集子只是他们向祖国——母亲反哺的第一杯乳汁，他们自称自己很不成熟，思考的问题并不总是那样深刻，在艺术上也有某些弱点，有时思想大于形象。他们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正是他们能够继续前进，不断提高的证明。我相信，他们将不断地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创作成果。植根于祖国富饶的大地上，他们将茁壮成长。

我期待着。

一九八三年八月五日于旅次

静静的 2—4 单元

静静的 2—4 单元骚动起来了。

在这幢老式住宅大楼的 2—4 单元里住着四户人家。各家都相亲相爱，邻里间也和和睦睦。可是，调资工作开始不久，这个静静的 2—4 单元变得不平静了。

最早发生冲突的，是今年元月份刚搬来的左汉璞和任秀英夫妇一家。这是初秋的一个凉爽而宁谧的夜晚，时间正值午夜，刚刚下班回家的任秀英的咆哮声就把整个单元震动了。“谈什么贡献大小，谈什么劳动态度。二十几年了，在东方电机厂，你当过搬运工，当过清洁工，管过材料。后来总算开恩让你当了个车间调度，你还老实巴交一板一眼地搞什么运筹学。你哪一点不如人家？亏他们还有脸谈技术高低。你从北大毕业这么多年，他们给过你专业工作吗？给过你试验室吗？因为工作调动就人走

茶凉不能加工资，你到现在还只拿五十九块五。良心啊，良心在哪里？这叫人走茶凉？这叫人走冰冻三尺！汉璞，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不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吗？局长不是夸奖你是难得的气相色谱分析方面的专门人材，三番五次点名把你调到机械科研所来的吗？韩所长不是说你毕竟是好同志，你不姓右，恢复了你祖宗的姓左的姓氏吗？你不是一调到这儿就搞成什么检测器，还得过局里的科技二等奖吗？我要你去说，回东方电机厂去说，到机械工业局去说，到省科技局去说。你要老象这样，白天猫在中心试验室，晚上窝在家里一动不动，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妻子这一连串咄咄逼人的发问，狠狠地伤了左汉璞的自尊。他刚才正在细细研究美国D·J载维著的一份气相色谱专利资料，因为颇有心得而产生的欣喜情绪被妻子破坏得一干二净。他放下书本摇摇头说：“秀英，大伙都睡了，你不能小声点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就是提一级，也只多几块钱。秀英，那么多年艰苦的日子你都熬过来了，这一次为什么不能宽容，不通情理呢？”左汉璞的语气虽然婉转，却流露出心中老大的不快。

妻子更加光火了。“我不通情理？！你少气我，少放点屁好吧！我就是为这几块钱么？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是这种人么？！”任秀英把手中的拎

包、衣服，一古脑儿砸在桌子上，又一屁股往床上一坐。她大喘了几口气，突然捂住脸，伤心地哭起来。在左汉璞的心目里，妻子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女人。她这样伤心大恸，左汉璞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开始不安了。左汉璞嗫嚅着走到妻子身边，手里还下意识地捧着那本D·J载维的著作。他想解释些什么，但一接触到这些具体的人事上的问题，脑子里突然显得很空。他嘴唇动了动，却不知说什么好。任秀英一边呜咽着，一边又开始数落：“我要什么？我跟你窝窝囊囊过了一辈子，我就是这几块钱么？！我要你挺起腰杆，扬眉吐气地做人！‘四人帮’打倒了，政策落实了，你还是加不上工资，人家会怎么看？人家会说你肯定还是有问题！人家会说你无能！你还得夹着尾巴过日子。天哪，我受不了，我再也咽不下这口气了！”

左汉璞显得很难堪。他换了一种恳求和商量的口气说：“秀英，你要我怎么办？我调走了，东方厂的人不投我的票，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这次调不着，还有下次哩！”任秀英突然破涕为笑了，她几乎显得有些疯狂，这使左汉璞胆战心惊起来。

“汉璞，你说，你相信你自己刚才说的话吗？你五八年大学毕业，你碰到过几个‘下一次’？！你为什么还只拿五十九块五？你说呀！”左汉璞的嘴唇痉挛了一下，这是他最不愿触及的隐痛。妻子又开

始揭他的伤疤了。“我，我是一个例外。你知道的，那，那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左汉璞的分辩，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任秀英毫不让步。接着说：“误会？！那么我呢？从六三年到七七年，十四年啊，我才提到四级工。十四年，下一次。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谁知道下一次是个什么样？谁还相信那些安慰人的鬼话？谁不对自己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捞到了这一次算数。哼，你这个书呆子，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好吧，你不是不在乎这几块钱吗？你阔气，你拿钱来！家里面要添棉被，孩子们要做衣服。还有你自己，也要买双皮鞋。你那个寒伧样子，别人看不起，我心里也不好受……”任秀英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左汉璞只好放下书本，叹了一口气规劝妻子道：“你瞧你，小点声吧！深更半夜的，别人都听见了……”

“听见了怕什么？！你要面子，我不要。我没有文化，我是个工人，我是个老粗。我不象你，死要面子活受罪！坑了你自己，苦了我们一家。”妻子的态度在左汉璞看来近似有点撒泼，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冷静一会，我先洗澡去——”左汉璞拿起脸盆、毛巾向室外走去，一天忙下来，他也该到浴室去冲个凉水澡了。他刚刚打开门，妻子却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吼道：“你要不说话，你就滚！你别回这个

家。”在左汉璞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时，背上已经狠狠地遭到了打击。“啪——”的一声，那本英文版的D·J载维的著作被妻子使劲地扔过来，从左汉璞背上滚落到脚下。他还没有来得及拣起，门已被飞扑过来的任秀英“砰——”的一声关上。左汉璞听到门锁清脆地响了一下，他被拒于家门之外了。

一股无名火在左汉璞胸中升腾起来，他感到浑身燥热。初秋的深夜，凉水冲得他一连打了几个寒颤，可这也扑不灭那令人躁动的心火。不知为什么，他开始默默地流泪了。他索性仰起脖子，对着水龙头狠狠地喝了几大口自来水。一股凉气象蚂蚁爬行一样，从头皮贯穿到脚底……

在短短的十来分钟的冷水冲洗中，左汉璞想了很多很多。自从调资工作开始以来，妻子变了。妻子变得那样简单粗暴，泼辣放肆。他只要一听到妻子无休无止的唠叨，就象被蹙脚的牙科医生钻着牙齿一般难受。她太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了。大学毕业，尽管他遭到了惩罚式的待遇，被剥夺了他从事心爱的专业工作的权利，可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专业。他顽强地忍受着强加给他的一切，他期待着报国有门的这一天。这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科技干部的政策落实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他听来简直是一支十分美妙动听的晨曲。他象一粒溅落尘埃的珍珠，终于被揩去了灰

蒙蒙的污垢。他新生了，他放光了。他如饥似渴地，几乎是贪婪地阅读世界各国新近的资料，立即着手规划试验室的工作。这就是寄托，这就是欢乐，这就是未来。他不再在往事的阴影中徘徊，不再去追究自己的或别人的过失，也不再向生活苛求什么。他只要安静，要工作。可是，干扰来了。妻子忽然变得面目全非了。他该怎么办？难道说熬到了今天还不得不和妻子分居……

左汉璞洗完澡回来，推了推门，门从里面锁死了。他轻轻地敲了敲，毫无反应。他只听见妻子轻轻的啜泣。他不能大声喊叫，也不能用力打门，那立即会惊动整个单元。他仅仅穿了一条裤衩，光着膀子，让邻居们看见了成个什么样子？他知道妻子气头上是不会开门的。这深更半夜的，他向何处去？去试验室？没有钥匙。再说这样赤裸着上身，碰上夜巡的人们，该会怎么看待自己？好在门口的地面是妻子经常仔细擦洗过的，左汉璞就蜷曲着身子在自己的房门口坐了下来。但他心里始终是忐忑不安的，他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窘态。于是，左汉璞顺手把单元走廊里的电灯熄灭掉，把自己隐藏在一片沉寂的阴影里。整个单元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左汉璞一动不动地坐着……

多么寂静的夜晚啊！他突然想起了，二十几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静静的夜晚，也是他孤寂一个

人……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了东方电机厂，被分配在金一车间当清洁工。他沉默寡言，没日没夜地机械地劳动，清理着所有机床上的金属屑。体力的过度消耗，心情的抑郁寡欢，使他终于染病不起了。厂医最后确诊是亚急性肝坏死，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接触性传染疾病，必须立即送专门的传染病院隔离。消息传来，人们立即象逃避洪水猛兽一样，从他——一个戴帽子的右派，一个随时可能威胁别人健康的传染病人的宿舍里走开了。在那个夜晚，不管值班医生如何呼叫，愿意为他抬担架的人就是找不到。左汉璞看着自己皮肤里逐渐渗透出来的桔红的脓色，摸摸已经因积水而开始渐渐隆起的腹部，他绝望了。他也曾有过甜美的青春，有过热情的理想，甚至还有过动人的爱情。但随着那个致命的判决，这一切都消逝了。精神早已死亡，他只剩下了一个还算健康的身体。但是，现在，健康也正悄然地离他而去，生命似乎也已到了尽头。他不仅感到身子发冷，连心气也已冰凉冰凉。他沉重地闭上双眼，眼角涌出的泪水就成了他还活着的唯一标志。他默默地想着：就这么解脱了吗？多么可惜啊。因为，我毕竟还太年轻，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

正当这种念头徘徊在混沌和缥缈之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来到他床前。然后，他

竟被人轻轻地抱起，向停在室外的救护车走去，朦胧中。他接触到了一个温暖的躯体，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令人悸动的陌生的气息。他拼着最后的气力睁开双眼，发现抱着他向救护车走去的，竟是他天天为她扫铁屑而从未说过一句话语的、车间里头号膀大腰圆的青年女车工任秀英。左汉璞想挣脱她站起来，但是他太虚弱了，丝毫动弹不得。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了，一滴又一滴地落在任秀英的臂弯上。任秀英一步一步向救护车走去……是的，这是左汉璞终生难忘的一刻。在这短短的几步里，任秀英并没有从他身上传染到致命的病毒。恰恰相反，任秀英却把一个真正的善良人的同情和朴素的生活下去的希望传染给了他……他们后来结婚了。虽然没有任何风花雪月，诗情画意，可这是一对共患难的结发夫妻啊！左汉璞的怨气因着往事的回忆而开始消退了。但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么多磨难和苦痛秀英都熬过来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她就丝毫不能宽容？！

突然，左汉璞看到他的紧邻夏波家的电灯亮了。接着，他听到了清晰的走来走去脚步声。左汉璞的心都抽紧了，他默默念叨着：“夏波啊，夏波，你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开门出来啊！”他的身子在黑暗中蜷缩成一团。不知道是由于冷还是由于紧张，他的两条腿失掉控制，微微地抖动起来。他终于听到了夏波家拉门栓的声音，左汉璞脑子里

“嗡——”地响了一下，完了，非出洋相不可了。他痛苦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站了起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自家的房门比夏波的门早零点几秒先开了一条缝。左汉璞突然被妻子那只热烘烘的手拉了进去……

毫无疑问，最早被任秀英的咆哮声惊醒的，当然是他的紧邻夏波和竹君这一对青年夫妇。夏波毕业于航空工业学校焊接专业。在学校时就入了党，一直担任学生会主席。分配来机械科研所后，领导希望他留在机关党支部工作。夏波痛快地答应了，但仍然常常挤时间到焊接组实习，对于特种焊接工艺他是很有心得的。刚才他虽然没有开灯，却早已被任秀英的吵闹声惊醒了。

是的，夏波对左汉璞的情况是熟悉的。他曾经看过左汉璞的档案。一九五七年错划成右派时，左汉璞的年龄和现在的夏波几乎相仿。他当时勤于思索和敢于直言的特点也和现在的夏波极为相似。夏波记得很清楚，当局党委决定，指名把左汉璞由东方电机厂调到机械科研所时，夏波曾问过左汉璞有什么要求没有。左汉璞摇了摇头。他既没有提工资和住房的事情，也没有提出要任秀英同行。过了一会，他才抬起头来，慢慢说：“我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试验室，尽快开展工作。我已经荒废二十多年